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十九回 義婢含冤藏宦宅 惡婦逞毒敗門風

話說那總管為人甚是忠厚，卻將花賽金依禮收埋。那紅花見小姐死得悽慘，哭得無休無歇，聲音也哭得啞了，兩眼也哭得紅腫了，想起秦氏，咬牙切齒恨道：「秦氏啊！爾自己與曹天吉通姦，敗壞門風，玷辱相府，被我小姐看見了，就該自認不是來求小姐才是，既不來求也就罷了，怎麼反來害死小姐？」又道：「小姐啊！這都是丫頭害爾了，我因見小姐憂悶，所以勸小姐去園中解悶，誰知觸了惡婦姦情，所以被他害死。不知他用何毒物，死得如此慘傷。」心中暗想道：「小姐尚且被他如此害死了，我怎麼能脫他的手裡？他因恐我們告訴少爺，所以立心要害死我們以滅其口，如今小姐雖然被他害死了，尚有我在，想他不害死我必不肯休。只是我若被他害死，叫誰來報小姐之仇？」想到此間，心中著急：「我必須早早逃走，留此性命好來與小姐報仇。」遂跪在牀前哭道：「小姐呵！奴婢本該送小姐下棺伴爾靈座才是，亦因恐遭其毒手，然丫頭死亦不足惜，只是無人來與小姐報仇，是以不得已要別小姐了。」哭拜了起來，開了皮箱取些金銀首飾打作一個小小包袱，又來哭拜。別了小姐，沒奈何硬了頭皮走下樓而去。爾道紅花逃走因何並無一人攔阻？只因秦氏要害死紅花，見人圍了許多，所以一概趕了出去方好來害紅花，但紅花心料秦氏必能再害死他，他遂即預備要走出去。走到樓下，想道：「前門後戶都是有人看守，不能出去，如今怎麼好？」急得沒做理會。

正在忙急之際，卻好遇著花雲，那花雲見了問道：「紅花，我問爾，小姐為何死得這樣快？」紅花道：「若是死得明白這也罷了，卻是死得不明不白才是苦呢。」花雲道：「我也是如此想，小姐死得古怪。爾且隨我來，我有一句話與爾說。」紅花想道：「爾有甚好話與我說？無非為著前日許他之事，雖然虧他一片好心，只是此事斷然是使不得的，自當另報他的恩情就是了。如今且與他計議，過了這門再作道理。」遂隨了花雲走到無人之處，花雲立住腳問道：「紅花姐，如今小姐死了，爾要怎麼樣呢？那前月初三夜許我之事將如何之？」紅花道：「我豈不知？只因被秦氏打得病倒在牀不能起身，耽擱了爾。」

花雲道：「我恨不得一刀殺死那惡婦，無端將我紅花姐打得病倒在牀，害我不能成事，如今可了我的心事麼？」紅花道：「雲哥啊！不是我不肯從爾，一來身上傷處尚未痊好，二來小姐又死了，三來我的性命也不久了。」花雲又問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紅花道：「就是為此我故走來與爾計議。前日我被秦氏打至將死，幸虧小姐來救才免此厄，如今小姐死了，他豈肯饒我？我想小姐尚被他害死，我豈能逃其毒手？想我與爾的鸞鳳之交是不能成了。」花雲道：「噯唷！不錯啊，爾這句話是說得不差的，如今怎麼樣才好？」紅花道：「我想在此不但終無好處，還恐性命難保，不如早早逃出去方好。」花雲道：「爾若逃出去了，我的好事豈不做不成了？」紅花道：「爾好癡也，我若逃在外面，爾正好與我往來。」花雲道：「不錯，說得是。只是爾如今要逃往那裡去呢？」紅花道：「我意欲到李大爺家中去，爾說好麼？」花雲道：「為何不到爾外親家去？」紅花道：「若到我家中去，倘被人拿住豈不送了性命？若在李府就無人敢來拿我了。」花雲道：「爾果然想得周密。」紅花道：「我卻忘記李府住在那裡。」花雲道：「住在四牌坊，朝南坐北，門口有一對旗桿的便是。」紅花道：「只是前門後戶俱各有人看守，叫我怎麼能出去？」花雲道：「是啊，如今怎麼好？」想來想去，想了一回說道：「有了，紅花，爾可由倒馬桶的糞坑門出去。」這糞坑門是造與買糞的出入，爾道既有此門，前日為何不放李榮春出了此門？只因一時心慌意亂，所以想不到此門。花雲道：「爾出了此門望西而走，再問一聲四牌坊就是了。快些去。」遂帶紅花來到糞坑，將門開了，紅花急急走出了門。花雲將門閉好，心中想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我而今好與紅花來往。」那是恨著秦氏不良而已。

且說秦氏想道：「如今好了，花賽金死了，只是紅花這賤人斷然留不得的，倘他告訴少爺，那時怎麼好？雖然少爺不曾拿著，到底囉喏。方才我要下毒手，因人多不便，所以我將眾人趕散了，如今好去下手了。」想定主意，帶了刀下了閣來到花賽金房中，四處一看並不見紅花，又走到紅花房內一看也無，又再走到花賽金房內再細細搜尋，總是不見紅花，又見花賽金直直的倒在牀上，秦氏指著花賽金罵道：「爾這賤人也有今日了，使爾曉得我的利害。自古道：天變則雨，人變則死。爾近來大變了，要殺哥哥、打嫂嫂，為何今日動也不動？爾那殺哥哥打嫂嫂的氣概那裡去了？可惜房內這些好物件爾沒福享受。」

又道：「噯唷！我在此罵，他是死的罵也無用，那活紅花是要緊的。」連忙走下樓來吩咐丫頭四處搜查，只是不見。秦氏道：「不好了，被他走了，查問管門的便知。」那管門說道：「並沒有出去。」秦氏聽了，甚是著急，想道：「這個賤人，若走了出去非同小可，必要將此事如賣狀元錄的一般報了出去，被人曉得，那時我少奶奶面皮豈不剝盡了？決要拿回才好。」隨即叫四名家人分作四處去追趕：「拿了紅花回來重重有賞。」

那花雲恐他們追著紅花，遂道：「待我往西門去追趕，順便去討一節錢，爾們分東南北三門去追罷。」眾人道：「都是一樣的。」說完分作四門而去。

且說秦氏心亂如麻，想道：「據管門的說不曾出去，只恐還在家中。」即刻吩咐家人使女再去四處細細搜查，自己走來與曹天吉說知此事。二人說了一回，遂解帶脫衣，上牀與雲作雨不提。

且說春梅、秋菊、雙桂三人私自說道：「小姐果然死得悽慘，真正死得古怪。」雙桂道：「少奶奶這兩日更是古怪，飯也無心吃，酒也無心飲，一日到晚只是歎氣，無神無采，不知何故常常到花園而去。」正在說時，只見總管進來說道：「雙桂妹，爾去問少奶奶說小姐要祭幾日飯，靈座要安放在那裡，可要請和尚來做功德麼？」雙桂道：「曉得了，爾先去，我問了就來回爾的話。」總管遂先出去。雙桂走上閣來一看不見了秦氏，遂走下來與春梅說道：「不知少奶奶那裡去了，我們同去尋罷。」那春梅與雙桂二人四處去尋，秋菊也四處去尋，只是不見，心中暗思：「那裡去了？待我到這些樓閣亭臺去尋。」

尋了一回，來到玩花樓，只見門是閉的，側耳一聽有些響動，忽聽得秦氏說道：「二教師，爾本事雖好，我是不怕爾。」又聽得二教師說道：「少奶奶，爾是慣戰女將軍，也要我能爭男子漢。」那秦氏又道：「此時由爾行兇，只怕等一回要做柳公公了。」那秋菊聽了將舌一伸，險險縮不進去，道：「怎麼青天白日做出此事來？不要被家人們見了，那時又是要害死的。如今待我立在此等候與他觀風，等他完了事再與他說話。」

且說秦氏與曹天吉雲收雨散，二人穿了衣服開了閣門，一見秋菊嚇得滿面通紅，道：「爾來此何事？」秋菊道：「送粗紙來。」秦氏道：「小聲些，爾幾時來的？」秋菊道：「『由爾行兇要做柳公公』的時節來的。」秦氏道：「爾這賤人好耐性。」秋菊道：「要看柳公公，所以耐著性子等待。」秦氏道：「咳！秋菊啊，爾在房中已四年矣，我待爾不薄，也算好的了。」秋菊道：「果然好，只是打斷了二枝門門了。」秦氏道：「那個叫爾與花祥取笑，所以打的，四個丫頭只取爾一個好知心貼意，今日此事被爾看破，望爾切不可多言。」秋菊道：「總是少爺不好，耽擱了少奶奶，爾所以尋些野食吃，這乃常事，有甚要緊。」秦氏道：「切不可多言，我自然另眼待爾。」秋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到底為著何事而來？」秋菊道：「雖說是送粗紙來，其實沒有此事，因總管說問少奶奶那小姐要祭幾日飯，靈座要安放在那裡，可要請和尚來做功德麼？」秦氏道：「一概不用，只許祭一日飯，將靈座放在鬼出門，棺木放在荷花池灘，等少爺回來做主，快些去說。」秋菊領命去說與總管知道，總管聽了兩眼淚流道：「主母啊！爾為人為何如此刻毒，全沒些姑嫂之情？若少爺在家也不至如此。小姐啊！爾真正苦命，我又是個下人，如何做得主，只得依他便了。」

且說紅花來到李府，見大門閉著，耳門是開的，就大著膽直闖進去，見個管門的坐著，那管門的見個丫頭進來，立起身來問道：「姐姐是那裡的？」紅花道：「此處可是李大爺府上麼？」管門道：「正是，姐姐何人？」紅花道：「有勞伯伯進去通報一聲，說王翠兒要見。」管門道：「爾叫做王翠兒麼？」

紅花道：「正是，伯伯敢是李茂伯麼？」李茂道：「正是，爾還認得我，我卻認不得爾了，一向可好麼？」翠兒道：「好的，

伯怕可好麼？」李茂道：「好的，爾是來過的，爾自己進去便了。」紅花道：「久不到來，禮該通報。」李茂道：「既如此爾且在此坐，我進去通報。」遂來到書房稟與李榮春知道，李榮春聽了連忙出來道：「恩姐且進裡面來。」紅花道：「來了。」即隨李榮春來到書房。紅花就要跪下去叩頭，李榮春道：「不可行此禮，前日受恩姐的大恩尚未報答，使我心中不安，只是恩姊為何流淚？」紅花道：「一言難荊」李榮春道：「既如此請進內堂與夫人細說。」叫三元：「帶王翠姐進去見夫人。」三元道：「曉得。」叫聲：「王翠姐，隨我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許叫王翠姐。」三元道：「如此說，紅花姐隨我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許叫紅花姐。」三元道：「這不許那不許，教我叫什麼？」李榮春道：「狗才，連稱呼都不曉得，要叫翠姑娘。」三元道：「曉得了。翠姑娘，隨我來。」紅花道：「大爺，奴家進去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恩姐請。」紅花遂隨了三元進去。

那李榮春想道：「翠姊為何流淚，難道花賽金小姐打他，道他救我之時不先稟知他？」又想到：「非也，我想若花賽金小姐還恨著紅花，定不肯這般好意待我，將我藏在盧小姐房中，如此看起來，乃是一位仁慈厚德的小姐，並無此事，只是到底為著何事？也罷，待我到內廳聽他說些什麼便知分曉。」想定主意，來到廳外偷聽。那紅花正在叩見夫人，那李夫人立在一旁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翠姐，我家大爺遭了大難，若不是翠姊相救，已死多時了，真乃救命大恩人，不必如此，只行常禮罷。」

紅花道：「必要叩頭。」遂跪了下去，李夫人連忙親自扶起。

紅花又與施小姐並淡氏大娘叩見，姑嫂二人一同扶祝李夫人叫丫頭看坐，紅花道：「這個不敢，念奴乃是個丫頭，論禮應該侍立聽教，豈敢對坐？」李夫人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一則與我乃是隔壁鄰居，二則又有恩於我兒，三則算來是我一家的恩人，那有不坐之理？」紅花道：「既蒙夫人賜坐，敢不從命。」

遂向每位面前告坐，然後坐在下位。李夫人道：「記得爾那年來我家時還是小孩子，不覺過了這幾年便長成得如此好身材，又生得美貌，只可惜到花家去伴小姐。」紅花道：「我想那時蒙夫人的厚恩，時刻難忘，就是賣身亦因家貧，說了可羞於人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說便這等說，到虧爾在著花家方救得我家大爺之命，不然豈不被他活活燒死，焉能平安無事回家？此恩此德真虧爾，恨來恨去恨花虹。難得爾今日到此，叫丫頭吩咐廚房備酒。」紅花道：「夫人不必費心。」那施碧霞道：「翠姊為何眼睛紅又腫？小姐可平安否？」紅花見施小姐問起賽金小姐，不覺兩眼流淚道：「施小姐啊，可憐我家小姐死於非命。」眾人聽了，皆吃一驚道：

「翠姊，爾家小姐怎麼樣死了？快些說個明白與我們曉得。」紅花遂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李夫人聽了心酸，不覺下淚，施碧霞好似亂箭穿心，淡氏大娘道：「可憐爾小姐如此慘死，那秦氏賤人真乃萬惡之極。」那李榮春在廳外聽了此言心中大怒，道：「可憐小姐死得如此慘傷，花虹這狗男女平日作惡太多，故有此報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母親，我一見秦氏便知他是不良之輩、所以臨行叮嚀花家賢妹，叫他刻刻留心防那惡婦，誰知果然死在他手，可惜了二八青春的花小姐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翠姊，幸喜爾有見識脫了虎口，不然性命也是難保。如今爾也不必傷心，且在此祝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夫人。」

說話之間酒已排上，李夫人上坐，淡氏大娘要讓紅花坐二位，紅花執意不肯，淡氏大娘沒奈何坐了二位，施碧霞道：「李大爺是我的恩兄，翠姊救了大爺猶如救我一般，三位該是翠姊坐的。」紅花那裡肯坐，施碧霞只得坐了三位，紅花坐了四位。酒吃了三巡，不知紅花說何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